

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二屆年會

王 勉 鄭仁甲

一九八二年八月一日至六日，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二屆年會在西安召開。這是繼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首屆討論會後音韻學界的又一次盛會。

這次大會有一百多名會員參加，其中有著名學者王力、周祖謨、嚴學窘、高元白、于海晏、楊春霖、黃典誠、葛信益、邵榮芬、王顯、唐作藩、趙誠、李新魁等人。海外學者出席的有薛鳳生、李嘉樂、花登正宏、侯炎堯、沙加爾等。

一日上午舉行開幕儀式。首先由會長嚴學窘向大會報告了兩年來的會務。繼由名譽會長王力講話。美籍學者薛鳳生教授和日本山形大學花登正宏教授也先後在會上發言。

這次大會共收到論文六十多篇。一日下午開始，分總論、上古音、中古音、近古音、等韻、方言與音韻、域外音、音韻學史等不同專題依次宣讀論文和進行討論。

崇岡（喻世長）的《漢語音韻學的回顧與前瞻》是一篇總論性的文章。本文就音韻學在語言學中的地位、音韻學和現代口語的關係、古音的分類和擬音、《切韻》的性質、兩種歷史比較法諸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對以往的研究作了總結。在《今後的課題》部分，他希望大家以後能加強對漢語語音史分期的研究：以文獻為依據，他劃分十個不同歷史時期的語音系統：①甲骨文、②早期金文、③《詩經》、④漢魏、⑤《切韻》、⑥晚唐五代、⑦宋金、⑧《中原音韻》、⑨《韻略易通》、⑩李氏《音鑑》。

在研究上古音的論文中，嚴學窘和尉遲治平合寫的《漢語“鼻一塞”複輔音聲母的模式及其流變》一文，根據古文獻材料中鼻輔音聲母與同部位塞音聲母關係密切的現象，推斷出上古漢語中存在“鼻一塞”複輔音聲母，其結構模式是N—D，即由鼻冠音和同部位濁塞音組成，其分化首先經過一個鼻音和塞音自由變讀的階段。在明、泥、疑各紐的演變中，韻尾的性質是一個重要條件。演變公式是：N—D > N ~ D > N : D。趙誠的《臨沂漢簡通假字》一文，特別強調了利用出土材料研究上古音的重要性。他通過新出土的臨沂竹簡中大量的通假字，探討了戰國秦漢之際齊地方言的某些特點。他以為當時的齊方言陰聲韻與入聲韻關係密切。在清濁、聲調方面，臨沂漢簡反映了清、濁始露端倪，平、入粗具規模時期的語言特點。同時，他對臨沂簡聲母中的一些特殊通假現象也作了分析。由於他應用了出土的材料，所以得出了利用傳世文獻無法得出的結論。關

於上古音的其他論文，多是根據金文、《說文》省聲來進行分析的。在如何利用《說文》材料上，爭論較為激烈。

有關中古音的論文較多。葛信益的論文《廣韻異讀字釋例》對《廣韻》中所收的異讀字進行了專門的探討。《廣韻》中有三類重出小韻：《廣韻》作者或刊印者歸錯、寫錯的字，重紐和陳澧所謂的“增加字”。王勉的《廣韻重出小韻淺釋》一文，就第三類重出小韻進行了探討，認為其中一些現象對研究《切韻》音系有一定的價值。關於中古音的論文除對《廣韻》本身進行研究的以外，多是以唐代詩文用韻、宋詞用韻、《詩集傳》注音來考察語音的。李毅夫的《由用韻來看胡笳十八拍的寫作年代》一文頗為引人注目。《胡笳十八拍》是否為後漢蔡琰所作，一直有爭論。有人從作品風格提出這首長詩可能產生於五代。李毅夫的論文則試圖從作品的用韻特點為其斷代。文章中得出結論說：《胡笳十八拍》的用韻與漢魏語言不符，而與五代語音符合，由此斷定它是五代時的作品。這與從文學角度研究得出的結論恰相吻合。有些人懷疑《切韻》音系是否實際存在，黃典誠的《曹憲博雅音研究》一文對此進行了探討。他首先提出《切韻》音系是以前音為主，匯萃金陵、洛下兩地語音而成的，而金陵音實際是永嘉之亂後從洛下移植過來的，南北方言同出一源。文章分析了與《切韻》幾乎同時的曹憲《博雅音》，將兩個音系做了比較，發現兩者在聲母、韻母、等呼、重韻、重紐等方面都基本相同，只是由於曹憲是南人（江都人），重南音，故與重北音的《切韻》小有不同罷了。這可以證明《切韻》音系是實際存在於當時文人學士口中的語音。黃典誠的發言引起熱烈的討論，許多代表紛紛發言就《切韻》音系的性質各抒己見，對黃文或者贊成，或者否定，兩種意見相持不下。秘書長趙誠幽默地說，《切韻》音系的性質問題，好比文學裏的愛情，恐怕要成為音韻學研究的永恒的題材。這樣一場相持不下的爭論才平息下來。

《近古漢語“京經”等韻類分合考》的作者楊耐思利用八思巴文材料對十三、十四世紀漢語語音的共時差異進行了探討。這種共時差異，主要表現在《中原音韻》只有46個韻類，而同時期的《古今韻會舉要》和八思巴漢字卻有70多個韻類，即《古今韻會舉要》和八思巴漢字將《中原音韻》的一個韻類分為兩個或三個韻類。楊耐思在文中對其中京經、羈雞、嬌規、鞑堅、驕驍、鳩膠、箝兼、迦嗟、厥玦九個韻類進行分析研究，指出這種差異或是介音的不同，或是等呼的不同。其他一些研究近古音的論文從方言、異讀等方面對《中原音韻》進行了探討。從論文所佔比例上講，研究近古音的論文是比較少的。

令人高興的是，等韻學方面的研究比較活躍，僅討論內外轉的文章就有三篇。李新魁多年致力於等韻學的研究。他的《論內外轉》一文認真分析了古人關於內外轉的種種不同解釋，取其精到之處，得出以下結論：區別內外轉，首先須有一立足點，這個立足點就是三等韻。站在這個立足點上，凡同攝照二組字其反切下字可納入三等韻之內的便屬內轉，凡不入三等韻的便是外轉。美籍學者薛鳳生也曾有過一篇文章論內外轉，其觀點與李新魁吻合。李、薛二人相隔萬里，研究方法亦不相同，卻殊途同歸，得出一致的看法。這使他們都非常興奮。與李新魁不同，俞光中的《說內外轉》、高福生的《內外

轉在方言中的痕迹》兩文則根據日語對音、少數民族語言、方言等材料，認為內外轉的區別仍如羅常培所說是元音開合度的不同。

利用方言材料研究音韻學的文章有九篇，作者多是專門搞方言的學者，其中有不少是年輕人。他們利用豐富的第一手方言材料，就上古合口呼的性質、泥日二母的擬音，語言演變規律，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同源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他們的學術成果為音韻學研究提供了大量寶貴的資料。

研究域外音的論文有兩篇。鄭仁甲的《朝鮮語固有詞中的“漢源詞”試探》一文就朝鮮語中漢語借詞的音系提出嶄新的看法。他認為古代朝鮮語中曾經存在過上古漢語語音系的借詞體系。後來，這個體系中與中古漢語音值相去甚遠的借詞或是消亡、或是轉入朝鮮語固有詞體系中，成為“漢源詞”。他對此進行了極為詳細的探討，在朝鮮語固有詞中找出大量的借自上古漢語的借詞。這篇文章對朝鮮語史上不少“定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對研究上古漢語語音也有一定的啟發。

音韻學史方面的論文是上屆年會的空白。這次會上唐作藩、李思敬、蔣希文、唐文、汪壽明五位學者撰文介紹了吳棫、顧炎武、陳澧、段玉裁、章太炎等的研究方法及其對音韻學研究的貢獻，對他們的成果做了客觀、中肯的評價。

在會上宣讀論文的還有美籍學者薛鳳生、侯炎堯，法國學者李嘉樂、沙加爾，日本學者花登正宏等。薛鳳生的論文題目是《北京音系與普通話的拼寫問題》，沙加爾的論文是《江蘇高淳方言裏聲母的清濁對元音的影響》。李嘉樂的論文是《所謂“滑音”、“介音”、ü（和w）音與音節》，用普通語言學理論分析了不同性質的音位在音節結構中的地位。論文始終貫徹把音節內部的要素分為互相對立、排斥的兩個方面的原則，把所有音位分析為元音音位和輔音音位兩種對立的成分，認為根本沒有什麼與之對立的“滑音”和“半元音”。他把音節按西方傳統方法分析為“中心”和“邊遠”兩部分，提出所謂“介音”（這裏包括作韻尾的高元音）要麼是靠聲母或韻尾的“邊遠”部分，要麼是靠韻腹的“中心”部分，不應視為獨立的實體。李嘉樂先生的作法是漢語音節結構分析的一種新的嘗試。花登正宏《關於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一文考察了《通考》的聲類、韻類，認為《通考》、《古今韻會舉要》、《蒙古字韻》三者十分相似，差別僅在小韻的排列次序及分合略有不同上。花登將《通考》的三十六字母與六十八類舒聲韻母、二十九入聲韻母分別整理為三十四聲母、五十五舒聲韻母、二十四入聲韻母，並依據八思巴字對漢字標音的《字韻》逐一進行擬音。海外學者們還介紹了國外學術的研究動態。日本著名學者小川環樹雖未參加這次會議，但送來了論文《李舟切韻考質疑》，並由花登正宏在會上宣讀。

會議期間，代表們就各自感興趣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深入的探討。時值盛夏，溽暑惱人，但老先生們冒着酷暑，不顧疲勞，興緻勃勃，每會必到，使人敬佩；會上大家各抒己見，爭相發言；會下三五成羣，促膝切磋。會議雖然結束，但代表們猶覺言有未盡，在歡快之餘，未免小有憾意。

五日晚，大會舉行閉幕式，周祖謨先生做總結報告。他說，當年陸法言等人也是在

長安討論古今音韻，千年後我們得於故地聚首，攬古撫今，別有一番意味。陸法言等不過數人，我們則有一百多人，還有外國學者參加，論文有六十多篇，可謂人才濟濟，文章斐然。顏之推老先生若見如此盛會，必當瞠目結舌，讚嘆不已。他總結了兩年來的研究工作，肯定了成績，並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幾點希望。一、歷史音韻的研究要與現代方言互相證發；二、研究漢語音韻學要借助現代的普通語言學；三、重視音韻學與歷史的關係；四、研究音韻應與文字研究、語詞研究相結合。

六日晚，召開理事會，會上決定八四年召開第三屆年會，並在年會上改選領導機構。繼續出版《音韻學研究》和《音韻學研究通訊》。兩年內舉辦第二次全國音韻學研究班。這些決定表達了音韻學界的願望，必將得到廣大音韻學工作者的歡迎。